

荷的世界

欧阳健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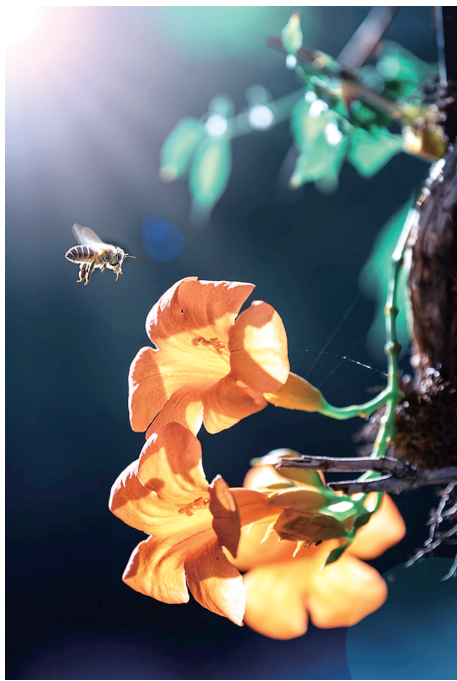
凌晨五点驱车抵达鸭子村嬉子湖边东方圩埂时，晨光伴随着夜色，包围着眼前的千亩荷塘。清风徐来，水波微兴，荷塘里阵阵荷香，时浓时淡，沁入心脾。草丛和圩汊里时而传来几声虫鸣和水鸟叫声。我在月光晨色之中摊开手掌，感觉沾满了纯白而又粉红的花香和安静的鸟鸣。

东方埂的登宇农场主人潘新民站在荷塘边静静地等着我们的到来。这片荷塘种植和水面养殖基地是他多年前回乡创业时承包的。他之前告诉我们，拍摄和欣赏荷花的最佳时间在清晨，因为荷花在每天的清晨绽放，到了中午的时候就会闭合，第二天接着绽放，花期大约一周；荷花最佳观赏时间在每天的六七点钟左右，这个时候荷花开得最艳丽，像二八年华的女孩站在桃树下，沐浴着一场春风。

六时许，夜色全无，刚才的一片墨绿色猛然变成了一望无际的青绿色，与远近的稻田青草共融一色。远远望去，那千万朵红白相间的荷花，像一个个出水的凌波仙子，远远近近、高低错落地站在那里，百媚千娇地看着我们……

我们兴奋地踩着荷塘埂上的露水和青草，来到荷花面前，被她们的美丽震撼了——鲜红如丹的，粉红似霞的，纯白如雪的；盛开绽放的，欲开犹闭的，含苞待放的，还有花瓣落尽，只剩下寸许长金黄色花丝的。花朵或高或低，有像小女孩高举手臂手掌的；有隐隐躲在荷叶丛中，害羞地只露出半边脸的；而那一顶顶巨大的翠绿的荷叶，像一块块青绿相间的玉盘一样，被一根根粗细不一的荷杆支撑着，不少荷叶中间还沾着晶莹透亮的露珠，微风吹过，荷叶轻轻相碰，发出美妙的沙沙声响，搅得荷叶中间的露珠也随之滚动不停。

太阳未出，曙光初现，大地湿润澄净。我们乘兴登上塘边一叶小木船。主人先上船撑篙，我们按他嘱咐左脚站岸边，微微弓身，右脚轻轻落在船中间。船主站在船尾，将竹篙轻轻一点，船便沿着一条早先开辟的狭窄水道慢慢前行，只见那些荷花被小船从两边“嗖嗖”分开。船在荷中行，荷在身边移，荷在头顶开。清澈见底的水面上，几条小鱼游来游去。那些个头矮小的荷花，藏在巨大的荷叶之间，神态各异地盛开着，有的则靠近荷叶开放着，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；有三五朵开得正浓烈的荷花，香气四溢，花蕊上还挂着水珠。一只青蛙自船边荷叶里噗地跳进水中，溅起道道浅浅涟漪，几只白鹭从荷叶丛中扑腾而起，飞到另一片荷花中间，不见了身影。此刻，我才发现



香 周文静 摄

真的与这些荷融为一体了，她们的气息正包围着我，感染着我，让我拥有一种崇高感和幸福感。置身荷花之中，我渴望自己就此长成一朵莲花，出污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内心拥有一个清廉如荷的大境界。

太阳已从远处的嬉子湖上初露面容，大把大把的金色光芒倾洒在荷花的脸颊上，让硕大的荷叶也镀上了一层金边，我们也尽兴登岸而归。主人家已备好丰盛的农家早餐：柴锅稀饭，新麦粉鸡蛋灌饼，雪白如乳的馒头，雪水腌制的咸鸭蛋，莲藕排骨汤，菱角菜，咸鱼，辣椒炒青豆……主人家读小学五年级的女儿登宇捧来一摞画，其中大部分是各种各样的荷花、荷叶、莲籽、莲藕和鱼戏莲荷，既有才露尖尖角的小荷和状如铜钱的圆圆荷叶，也有残荷枯叶，更有自己父母深水采收莲藕的形象描写，还有小登宇肩背书包、手捧荷花莲蓬的自画像，栩栩如生又可爱至极。

登宇农场的主人潘新民年近五旬，水产养殖人的辛劳全部写在脸上和身上。他无疑是用荷花写诗的人，是手持莲灯的人，而我们则是阅读者、欣赏者和感光者。他回乡创业十几年来，把家安置在圩埂上，临水而居，四周是辽阔的水面、广袤的田野和无数只候鸟。他除了承包几百亩水面养鱼养荷，还成了一个编外义务护鸟员和关爱妇女儿童爱心人士。这些年，经他救助放飞的受伤大雁、东方白鹤、野鸭、白鹭等有上百只。十几个贫困儿童在他的资助下上了大学，有的当了医生和教师，有的做了大学生村官。他从小生长在乡下的水边，对水和泥土有着与生俱来的特殊感情。久而久之，他自己就成了一支荷、一条鱼和一只鸟，在那片乡村土地上生长、游弋、飞翔。

我也渴望拥有一朵荷花，永久绽放在内心深处的湖泊。

小馆

程远

这是小镇上唯一的一家饭馆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矿初期，单大爷就在此开办了饭馆，那时全县也没有几家，即使有也多是国营或公私联营的。单大爷一家来自南方，相对于我们东北人自然有着活络的商业头脑。

小馆除了做家常饭菜外，还兼做豆腐，且比很多专业豆腐坊做得好，这不仅得益于我们这一方水土（做豆腐用的大豆都是当地农民自家种植的，没有化肥等工业肥料。水，更是毫无污染的地下水——小馆门前就有一口矿上打的深水井），更是靠单大爷精湛的手艺，无论做出来的大豆腐、干豆腐，还是豆腐脑，十里八村无可比拟。

做豆腐是很辛苦的活计，通常都要在头一天或更早的日子泡豆子，第二天凌晨两点钟开始用石磨碾磨，将豆浆和豆渣分离出来，豆浆还要加热熬到滚开，再用豆包过滤一遍，如此这般才能使豆浆如牛奶一样白嫩鲜香。做好的豆浆一部分卖，一部分点上卤水不停地搅拌，保证豆浆不会凝结成脑。再有，就是泼豆腐，是否泼得均匀决定着干豆腐的薄厚，好的干豆腐，铺在报纸上能看清下面的文字。

小馆的豆腐总是供不应求，如果谁家用量大，还要提前预订。人们去买豆腐往往也不说买，而是说拣，拣块豆腐。

小馆除了单大爷外，还有一个厨师姓修。他炒的菜十分好吃，尤其四喜丸子、红烧排骨、醋溜肥肠、爆炒腰花，被镇上的人称为四绝菜，只是我们这些小孩子很少吃到，除非家里来了重要客人，母亲才会打发我们去买两样，然后用饭盒装回家来，谓之待且（*qí ě*）。再有，就是小馆同合社一样，都是处在镇中心广场的边缘，是人们闲时扎堆的地方，尤其是傍晚，与矿上结为友好单位的莫日红山上的部队，经常下来放映电影，我们这些孩子早早地去广场占位置，如果兜里有钱，电影开演前就去小馆买瓶汽水或一袋瓜子。大些的，已经开始偷着抽烟，他们合伙买一盒香烟。那时好像正流行大生产、银象和船牌香烟，很多人虽不抽烟，却愿意收藏烟盒，一张张夹在书本里。

小馆虽然对外开放，但大多数是公家来了客人才在此招待，比如矿上镇里工厂学校医院派出所，接待上级部门检查工作什么的。再就是矿上一些独身的工人，包括外地分配来的大学生，星期天休班或者是刚从矿井里上来，三五结伴到小馆改善一下伙食，这时，自然要喝上几杯酒的，如此，小馆也就成了一个欢乐的场所。有时，从中午一直喝到下午两三点钟也不肯散去。如果是集日，一些远近的村民，当他们把带来的山货、农具，或是自家产的蔬菜、瓜果梨桃卖出去，换了钱，也会趑进小馆饱食一顿。单大爷和善，无论你是吃一碗米饭，还是两个馒头几个包子，都会免费给你上一碗高汤，撒上葱花和香菜。

树基沟镇最繁华时期有着上万

人口，各色人等形成一个小小的社会，且分若干帮派。其中矿子弟一派，当地原住民也就是村民一派，再有就是一些外地来的下乡知识青年，十分抱团。应该说，大多数日子，上述几股势力都能够和平相处，其间也不乏沾亲带故，比如矿上男青年娶了村里女青年，等等。几股势力都有自己的头头，我们矿上的青年就以李长友、杨柏树最为知名，而不远的清原县城则有杨光和小付。

那时流行一句顺口溜：（社会上打架谁最厉害？）清原杨光小付，树基沟长友柏树。

杨光小付我不认识，柏树就是我家邻居，我平时叫他三哥。长友是我一位要好同学的二哥，我自然也跟着叫二哥，其实他还有一个外号：二驴子。此人仗义，也很血性。我之所以这样饶舌，其实我要说的是如下这个事情：

一次，二驴子从外地办事乘坐矿山的火车回来，因为是下午三点多钟，过了午饭点，他就和同行的一个伙伴来到小馆。这时，正有一帮附近的知青聚在小馆吃喝，显然已是酒酣耳热。也许他们不认识二驴子，也许认识，仗着酒劲而没当回事，或是其它什么原因，总之他们彼此发生了口角，继而动起武来。据说二驴子的同伴胆小，没敢伸手，只有二驴子一人对打六七个子，在被人用随身携带的刮刀刺破胳膊后，仍然去院子里操起一把铁锹，将对方劈倒三四个……当时我正在同学家玩，得知他们打架的消息后，一溜跑到小馆，见二驴子倚靠墙上，满身泥血。

人们将二驴子和受伤的知青送进了矿上的医院。

若干年后，听同学说二驴子死了，但不是因为打架，而是自己用雷管崩死了自己。这让我很难过。二驴子对我挺好，他曾经鼓励我说：喜欢画画，就应该坚持下去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单大爷不再经营饭馆，举家迁回了南方。饭馆由我的一位初中女同学家接了下来。那时我已初中毕业，去一个更大的矿山上学和工作，虽然也经常回到故乡小镇，但也很少去小馆。记忆中有那么两三次，是带了外地朋友回老家玩，然后去小馆吃喝一顿，无论给多少钱，女同学不仅不在意，还会给加几道菜。再后来，随着小镇人口的逐渐减少，女同学也关闭了小馆。

想来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

